



45
1222
12



45
1222
12

謝安次之

謝安次之



五雜俎卷之十一

物部四

陳留謝肇淛著

太公筆銘云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水不活則
周初已有筆矣衛詩稱彤管有煒援神契孔子
作孝經贊縹筆又絕筆於獲麟莊子畫者吮筆
和墨則謂筆始蒙恬非也崔豹古今注謂恬始
作秦筆以枯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
蒼毫非兔毫竹管也果爾則退之毛穎傳謂中

山人蒙恬賜以湯沐者亦悞矣
古人書為文小篆似不用筆亦可自真草八分
興而筆之權逾重矣鍾繇張芝王右軍皆用鼠
鬚歐陽通用狸毛為心蕭祭酒用胎髮為柱張
華用鹿毛嶺南郡牧用人鬚陶景行用羊鬚鄭
虔謂麝毛一管可書四十張狸毛八十張又有
用豐狐蚶蛉龍筋虎僕及猩猩毛狼毫鴨毛雀
雉毛者恐皆好奇之過要其純正得宜剛柔相
濟終不及山中之兔下此則羊毫取然羊毫柔

而無鋒終非上乘

王右軍嘗嘆江東下濕兔毛不及中山然唐宋
推宣城自元以來造筆之工即屬吳興北地作
者不敢望也吳興自兔毫外有鼠毫羊毫二種
近乃以兔毫為柱羊毫輔之剛柔適宜名曰巨
細其價直百錢然行書可用楷非所宜
草書筆須柔然過柔無鋒近墨猪矣象象謂草
書欲得精毫毫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非神乎
不能道此筆中事也

巨細筆直柔耳若要楷書正鋒須是純毫大約
鋒欲其長管欲其小頭欲其牢柱欲其細吳興
作家多不辨此也

南北異宜兔毫入北地一經霜風即脆故長安
多用水筆然不過宜於傭胥輩耳今書家賣字
為活者大率羊毫不但柔便耐書亦賤而易置
耳古人退筆成塚倘皆百錢之直貧士安所辨
此

漢揚子雲把三寸弱翰資白素三尺問異語弱

翰柔毛筆也故今人相沿動稱柔翰然則筆之
尚柔其來久矣

相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有右軍與其祖求筆
帖藏於家至唐柳公權求筆老工先與一管語
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若退還可以
常筆與之既進柳果以為不堪用遂與常筆乃
大稱佳陳退歎曰古今人不相及信遠矣余謂
柳書與王所以異者剛柔之分耳右軍用鼠鬚
筆想當苦勁非神手不能用也歐虞尚用剛筆

五雜俎 卷三
蘭臺漸失故步至魯公誠懸雖有筋肉之別其
取態一也宜其不能用右軍之筆耳公權又有
謝筆帖云蒙寄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
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
齊則波擊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
無失鋒長則洪濶自由卽此數語公權之用筆
可知矣

筆之所貴者毫中用耳然古今談味多及鏤飾
劉婕妤折琉璃筆管晉武賜張茂先麟角爲管

袁彖贈庾亮象牙筆管南朝筆工鐵頭者能瑩
管如玉湘州守贈李德裕斑竹管段成式高溫
飛卿葫蘆筆管西京雜記天子筆管以錯寶爲
附雜寶爲匣則以玉璧翠羽漢末一筆之匣雕
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湘東王
筆有二等金玉爲上銀竹次之至於王使君以
鼠牙刻筆管作從軍行人馬毛髮屋宇山川無
不畢具噫精則極矣於筆何與譬之擇姝者不
觀其貌而惟衣飾之是尚也惑亦甚矣

歐陽通能書者也猶以象牙犀角爲筆管况庸人乎右軍謂人有以琉璃象牙爲筆管者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墮矣惟有綠沉漆竹及鏤管可愛余謂筆苟中書卽綠沉漆鏤亦不必可也

蔡君謨云宣州諸葛高造鼠鬚及長心筆絕佳常州許顛所造二品亦不減之則君謨尚用鼠鬚筆也今吳興作者間用鼠狼毫臧管叔以貂鼠令工製之曾寄余數枝圓勁殊甚然稍覺肥

笨用之亦苦不能自由政不知右軍端明所用法度若何耳

鼠鬚苦勁何以中書陸佃埤雅云栗鼠蒼黑而小取其毫於尾可以製筆世所謂鼠鬚栗尾者也其鋒乃健於兔然則實尾而名以鬚耳栗鼠若今竹鼯之類亦非家鼠也

偽唐宣王從謙喜用宣城諸葛氏筆名爲翹軒寶帝君謨所謂諸葛高者想其子孫也吳興元時馮應科筆至與子昂舜舉擅名二絕可謂幸

矣今之工者急於射利而不顧敗名上之取者
虧其價值而不擇好醜故湖筆雖滿天下而真
足當臨池之用者千百中一二也
硯則端石尚矣不但質潤發墨即其體裁渾素
大雅亦與文館相宜無論琉璃金玉靡俗可憎
即龍尾紅絲見之亦當爽然自失政似邢夫人
衣故衣時能令尹夫人自痛不如也
皇象論草書宜得精毫宛筆委曲婉轉不叛散
者紙欲滑密不沾汚者墨欲多膠紺黝者梁竟

陵云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
仲英之筆窮神盡意獨於硯無稱焉蓋硯視三
者稍可緩耳今人知寶數十百金之硯而不知
精擇紙筆以觀美則可耳非求實用者也子邑左伯
字仲英當作伯英張芝字
考章誕奏魏公書可見
柳公權論硯以青州為第一絳州次之殊不及
端今青州所出石即紅絲硯也唐彥猷亦謂紅
絲石為天下第一蔡君謨問其故曰墨黑物也
施於紫石則曖昧不明在紅黃則色自現一也

斫墨如漆石有脂脉能助墨光一也其言甚辨然余習於用端有解有未解耳

唐李咸用端溪硯詩有着指痕猶濕經旬水未
低鴿眼工譜謬羊肝土乍到捧受同交印矜持
過秉珪等語劉夢得謝人惠端州石硯詩端州
石硯人間重李賀青花石硯歌云端州匠者巧
如神露天磨劍割紫雲則知唐人原重端硯朱
新仲荷覺寮雜記又載柳公權論硯云端溪石
爲硯至妙益墨青紫色者可直千金則非不知

貴也難得故耳

蔡君謨云東州可謂多奇石自紅絲出後有鵲
金黑玉研最爲佳物新得黃玉硯正如蒸栗續
又有紫金研又得褐石黑角石尤精向者但知
有端巖龍尾求之不已遂極品類余之所好有
異於人乎近代溫陵叅知蔡一槐酷好研石足
跡半天下凡遇片石佳者必收行囊中常有數
十百枚蔡氏可謂世有研癖矣

端研雖有活眼死眼之別然石之有眼猶人之

有斑痣其貴原不在此但端石多有眼以此別其爲端耳宋高宗謂端研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不必以眼爲貴余謂石誠佳卽新者自可亦不必以舊爲貴也

今之端研池皆如線無受水處亦無蓄墨瀦處其傍必置筆池若太書必置梳盛墨亦頗不便間有斗槽者便爲減價此但論工拙耳非擇硯者也余蓄研多擇有池者吾取其適用耳豈以賣研爲事哉及考宋鼎以道藏研必取玉斗樣

每日硯石無池受墨但可作枕耳乃知千古之上亦有與余同好者

宋時供御太內無非端石航海之難舟覆於莆之涵頭禁中之硯盡落民間然其始人尚未知貴重其後吳人有知之者微行以賤直購之久而漸覺價遂騰涌高者直百金低亦不下一二十金而莆人耳目既熟轉市新石妙加鑄琢視之宋硯毫髮不殊散之四方於是吳人轉爲所欺矣

銅雀瓦雖奇品然終燥烈易乾乃其發墨倍於
端矣洮河綠石貞潤堅緻其價在端上以不易
得也江南李氏有澄泥硯堅膩如石其實陶也
有方者六角者旁刻花鳥其精四週有羅箋紋
較之銅雀又為良矣

馬肝龍卵色之正也月暈星涵姿之奇也魚躍
雲興石之恠也結隣璧友名之佳也稠桑栗岡
地之僻也金月雲峰製之巧也芝生虹飲器之
瑞也青鐵浮植質之詭也頗黎玉函用之靡也

磨穴腹淫菜之篤也盧擲陶碎道之窮也
楊雄桑維翰皆用鐵硯東魏孝靜帝用銅硯景
龍文館用銀硯今天下官署皆用錫硯俗陋甚
矣

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一錢廉者之言也然亦
殺風景矣質潤生水自是硯之上乘譬之禾生
合穎麥秀兩岐可謂多得一石穀纔直一百錢
乎蕭穎士謂石有二災當併此為四也
韓退之毛穎傳名硯為陶泓鄭畋盧攜擲硯相

詬王鐸歎曰不意中書有瓦觥之事則唐人硯
尚多用瓦也

袁彖贈庾翼以蚌硯蔣道支取水上浮查爲硯
則硯之不用石蓋多矣

古人書之用墨不過欲其黑而已故凡烟煤皆
可爲也後世欲其發光欲其香又欲其堅故造
作百端淫巧遂出價侷金玉所謂趨其末而忘
其本者也

三代之墨其法似不可知然周書有涅墨之刑

晉襄有墨線之制又古人灼龜先以墨書龜則
謂古人皆以漆書者亦不然也又云古有黑石
可磨汗而書然黑石僅出延安晉陸雲與兄書
謂二臺上有藏者則亦稀奇之物安得人人而
用之况墨之爲字從黑從土其爲煤土所製無
宜但世遠不可考耳至漢始有榆麋之名至唐
始有松烟之制然三國時皇象論墨已有多膠
黝黑之說則謂魏晉以前皆用漆而不用膠者
亦誤也至於用珠則自李廷珪始用腦麝金箔

則自宋張遇始自此而競為淫巧矣按太白詩有蘭麝疑

珍墨之語則唐墨已用麝

李廷珪唐僖宗時人其墨在宋時如王平甫石
昌言秦少游蔡君謨輩皆有藏者國朝馬愈
日抄言在英國府中曾一見之今又百五十年
矣大內不可知人間恐不可復得即張遇陳朗
潘谷皆罕存者以今之墨不下往昔故也
廷珪自易徙歙遂為歙人則歙墨源流其來久
矣廷珪弟庭寬寬子承宴宴子文用皆世其業

而漸不逮又有柴珣朱君德小墨皆唐宋三代
知名者張遇王迪葉茂實潘谷陳朗陳惟達李
仲宣宋墨之良者也元有朱萬初純用松烟
國朝方正羅小華邵格之皆擅名一時近代方
于魯始臻其妙其三十前所作九玄二極前無
古人最後程君房與為仇敵製玄元靈氣以壓
之一家各爭其價紛拏不定然君房大駟亡命
不齒倫輩故士論迄歸方焉
李廷珪墨每料用真珠二兩麝十萬杵故堅如

金石羅小華墨亦用黃金珍珠雜搗之水浸數宿不能壞也羅墨今尚有存者亦將與金同價矣宋徽宗以蘇合油搜烟爲墨雜以百寶至金章宗購之每兩直黃金一斤夫墨苟適用藉金珠何爲淫巧奢靡此爲甚矣今方程一豕墨上者亦須白金一斤易墨二斤聞亦有珍珠麝香云余同年方承郁爲歙令自造青麟髓價又倍之近日潘氏有開天容墨又倍之蓋復用黃金矣然以爲觀美則外視未必佳以爲適用則亦

無以其異也此又余之所不解也

墨太陳則膠氣盡而字不發光大新則膠氣重而筆多纏滯惟二五十年後最宜合用方正墨今用之已作煤土色矣不知仲將何以一點如漆或曰古墨用漆故堅而亮今祇用膠故數經黴濕則敗矣余家藏歙墨之極佳者攜至京師冬月皆碎裂如礫而廷珪當時政在易水得名恐用漆之說不誣耳

徐常侍得李超墨一挺長近尺餘兄弟日書五

千字凡用十年乃盡宋元嘉墨每丸作二十萬
字乃知昔墨不獨堅而耐磨亦挺質長大羅小
華墨雖貴重每挺皆一兩餘規者五兩餘近來
方程墨苦於大小大僅如指用之易盡而青麟
髓開天容尤小家居無事每遇乞書狼籍時不
一月輒盡且亦不便於磨也

方于魯有墨譜其紋式精巧細入毫髮一時傳
翫紙為涌貴程君房作墨苑以勝之其末繪中
山狼傳以詆方之負義蓋方微時曾受造墨之

法於程追其後也有出藍之譽而君房坐殺入
擬大辟疑方所為故恨之入骨一家各求海內
詞林縉紳為之游揚軒輊不一然論墨品人品
恐程終不勝方耳

于魯近來所造墨亦不逮前萬曆戊戌秋余親
至于魯家令製長大挺每一挺四兩者然永昔
年九玄一極料已不可得又十年于魯死子孫
急於取售其所製益復不逮矣大率上人之求
取無厭而市者之賞鑒難得自非巨富而護名

何苦而居難售之貨此亦天下之通弊也

唐陶雅為歙州刺史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

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初臨郡歲取墨

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為噫今之

守令取墨豈直數百挺而已耶

古人養墨以豹皮囊欲遠其濕又云宜以漆匣

密藏之欲滋其潤

今人謂紙始造於蔡倫非也西漢趙飛燕傳篋

中有赫蹏書應邵云薄小紙也孟康曰染紙今

赤而書若今黃紙也則當時已有紙矣但倫始
煮穀皮麻頭及敝布魚網搗以成紙故紙始
耳

澄心堂紙今尚有存者然余見之不多未敢辨

其真偽也宋箋差可辨耳陳後山云澄心堂乃

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為元宗書

殿誤矣蔡端明云其物出江南池歙一郡今世

不復作蜀箋不耐又其餘皆非佳品宋時去南

唐不遠此紙散落人間尚多今則絕無而僅有

梅聖俞有詩謝歐公送澄心堂紙云江南李氏
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當時國破何所有幣
藏空謁生莓苔但存圖書及此紙棄置大屋墻
角堆幅狹不堪作詔令聊備粗使供鸞臺可見
宋時此紙之多宋子京作唐書皆以澄心堂紙
起草歐公作五代史亦然而今五百年間貴如
金玉可為短氣

今世苦無佳紙東帖腐爛不必言綿料白紙頗
耐然澁而滯筆古人箋多研光取其不留也華

高粉箋歲久模糊愈不可堪蜀薛濤箋亦澁然
着墨即乾但價太高尋常豈能多得耶高麗蘭
紙膩粉可喜差易購於薛濤然歲久則蛙自此
而下灰者竹者非晉曹之羔雉即剖剝之芻狗
身不意刻溪子孫不振乃爾

宋之諸帝留心翰墨故文房所製率皆精品澄
心堂紙之外蜀有玉版有貢餘有經屑有表光
款有墨光有冰翼有白滑有凝光又越中有竹
紙江南有楮皮紙溫州有蠲紙廣都有竹絲紙

循州有藤紙常州有雲母紙又有香皮紙蒼紙
桑皮紙及皮紙蔡君謨言績溪烏田古田由拳
惠州紙皆知名今試觀宋人書畫紙無一不佳
者可知其製造之工且多也

蔡君謨嘗禁所部不得用竹紙至於獄訟未決
而案牘已零落者至於今時有剛連連七毛邊
之日尤極腐爛入手即碎而人喜用之者價直
輕爾毛邊之用上自秦牘下至東帖短札徧於
天下稍濕即腐稍藏即蠹紙中第一劣品而世

用之不改者光滑便於書也

印書紙有太史老連之日薄而不蛀然皆竹料
也若印好板書須用綿料白紙無灰者閩浙皆
有之而楚蜀滇中綿紙瑩薄尤宜於收藏也
作字高麗薛濤不可常得矣綿紙研光差宜於
筆墨余在山東爲魯藩作書內中有香箋數幅
甚貴重之然亦是毛邊之極厚者加以香料而
打極緊滑書不留手其覺可喜但未知耐藏否
耳初書行草一幅俱不當意最後書赤壁賦計

格截然上下整齊乃大稱善尤可笑也
歐陽率更不擇紙筆無不如意而蔡中郎非統
素不下筆然既能書亦須自愛重魏晉人墨迹
類是第一等楮先生即宋元猶然今人不擇紙
而書者多矣亦由請乞太濫粗惡競進却之則
重拂其意易之則責人以難故往往以了酬應
耳

饒州有鄱陽白長如一疋絹元李氏藏古紙長
二丈餘今世有白鹿走紙亦長丈餘蓋出江右

所造甚為鉅麗但爛漉不中書耳

紙須白而厚堅而滑筆須健而圓長而輕墨須
黑而有光硯須寬而發墨置之明窓淨几時書
一上二段文選小說亦人間至樂也

昔人書字多用箋素書於扇者蓋少故右將軍
書六角扇老嫗為之不擇即宋元人書畫見便
面者不一也今則以扇乞書者多於紙矣然
元以前多用團扇絹素為之未有摺者元初東
南夷使者持聚頭扇人共笑之 國朝始用摺

扇出入懷袖殊便然漢張敞以便面拊馬則又似今之摺扇也

古人多用羽毛之屬爲扇故扇字從羽漢時乘輿用雉尾扇周昭王時聚鵝翅爲扇諸葛武侯吳猛皆執白羽扇庾翼上晉武帝毛扇今世輒以毛扇爲賤品上自宮禁下至士庶惟吳蜀二種扇最盛行蜀扇每歲進御餽遺不下百餘萬上及中宮所用每柄率值黃金一兩下者數銖而已吳中泥金最宜書畫不脛而走四方差

與蜀筆埒矣大內歲時每發千餘令中書官書詩以賜官人者皆吳扇也

蜀扇譬之內酒非富人筭中則婦女手中耳吳扇初以重金粧飾其面爲貴近乃并其骨製之極精有柳玉臺者白竹爲骨厚薄輕重稱量無毫髮差爽光滑可鑒每柄值白金半兩斯亦淫巧無用者矣

扇之有墜唐前未聞宋高宗宴大臣見張循王扇有玉孩兒墜子則當時有之矣蓋起於官中

不時呼喚便於挂衣帶間今則天下通用而京師合香爲之者暑月以辟臭穢尤不可須臾去身也

唐以前皆於揚州貢鏡以五月五日取揚子江心水鑄之凡鏡無它但水清冽則佳矣今之鏡北推易水南數吳興亦以其水也然易鏡不追湖鏡遠甚

秦鏡背無花紋漢有四釘海馬蒲桃唐製鼻紐頗大及六角菱花宋以後不足貴矣凡鏡逾古

逾佳非獨取其款識斑色之美亦可辟邪魅禳火災故君子貴之

今山東河南關中掘地得古塚常獲鏡無數它器物不及也云古人新死未斂親識來吊率以鏡護其體云以防屍氣變動及殯則內之棺中有一塚中鏡數百者歲久爲屍血肉所蝕又爲苔土所沁成紅綠二色如朱砂鵝鴟碧鈿諸寶相斯爲貴矣其傳世者光黑如漆不能成紅綠也然臨淄人僞爲之者最多

洛陽人取古塚中鏡破碎不全者截令方四片合成加以柱而成鑑焉謂之鏡鑑製則新也而質實舊物置之案頭猶勝饒鼎

周火齊鏡闇中視物如畫秦方鏡照人心膽漢史良娣身毒鏡照見妖魅隋王度鏡能却百病唐葉法善鐵鏡照物如水長安任仲宣鏡水府至寶為龍所奪秦淮漁人鏡洞見五腑六臟王宗壽鏡照見樓上青衣小兒宋呂蒙正時朝士有古鏡能照一百里安陸石巖村鏡何楚言河

朔鏡皆照十數里徐鉉鏡只見一眼李士寧軒轅山鏡洞見遠近嘉祐中吳僧鏡照見前途吉凶孟蜀軍校張敵鏡光照一室不假燈燭慶曆中宦者鏡背鑄鬼形影在鑑中盧彥緒鏡背有金花承旨如輪近時金陵軍人耕田得鏡半面能照地中物持之發塚掘藏大有所得又大中橋民陳某修宅垣中得長柄小鏡照之則頭痛持與人照無不痛者庚巳編載吳縣陳氏祖傳古鏡患瘧者照之見背上一物驚去病即瘥余

戊子歲在彭城見賣鏡者其面如常其背照之則人影俱倒斯亦異矣

脩養家謂梳爲木齒丹云每日清晨梳千下則固髮去風容顏悅澤夫人一日之功全在於晨晏眠早起欲及時也頭梳千下廢時失事甚矣縱能固髮悅顏何益

笄不獨女子之飾古男子皆戴之三禮圖笄士以骨大夫以象蓋卽今之簪耳范武子怒文子擊之以杖折其委笄蓋童子未冠時也

漢惠帝時黃門侍中皆傅脂粉順帝時梁冀奏李固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曹子建以粉自傅何晏動靜自喜粉白不去手蓋魏晉以前習俗如此夫婦人之美者猶不假粉黛况男子乎以丹注面曰的古人天子諸侯媵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難以口說故注此於面以爲識如射之有的也其後遂以爲兩腮之飾王粲神女賦曰施華的結羽釵傅玄鏡賦點雙的以發姿非爲程姬之疾明矣唐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

喚人相伴洗裙裾則亦無注的事也潘岳芙蓉賦丹輝拂紅飛須垂的王敬美早梅詩暈落朱唇微有的則又借以咏花矣

漢中山王來朝成帝賜食及起而襪係解成帝以爲不能也於是定陶王得立然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襪係解武王伐紂行至商山而襪係解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而履係解古之聖王霸王皆有然者何獨中山王耶古人以跣爲敬故非大功臣不得劍履上殿褚

師聲子襪而登席而衛侯怒至於見長者必脫履於戶外曹公令曰議者以祠廟當解履則漢末猶然矣

漢王喬爲葉縣令每朝會雙鳧飛來網之得雙鳧盧耽爲州治中元會不及朝化爲白鵠迴翔威儀以帝擲之得雙履南海太守鮑靚嘗夜訪葛洪達旦乃去人訝其往來之頻而不見車騎密伺見雙燕飛來網之得雙履此三事絕相類而人但知雙鳧事也

漢時着屐尚少至東京末年始盛應劭風俗通
載延嘉中京師好着木屐婦人始嫁作漆畫屐
五色采爲系後黨事起以爲不祥至晉而始通
用阮孚至自蠟之謝靈運登山陟嶺未嘗須臾
離也想卽以此當履取晉書五行志云初作屐
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至太康初婦人屐乃頭
方與男無別此亦古婦人不纏足之一證今世
吾閩興化泉漳二郡以屐當鞞洗足竟卽跣而
着之不論貴賤男女皆然蓋其地婦人多不纏

足也女屐加以彩畫時作龍頭終日行屋中閣
閣然想似西子響屨廊時也可發一笑
相手板法出於蕭何或曰四皓後東方朔見而
善之天下事之不經莫此爲甚宋庾道愍相山
陽王休祐板以爲多忤後密易褚彥回者不數
日彥回對帝誤稱下官大被譴訶夫明帝猜忌
忍虐之主故休祐見疑若遇平世明主此笏能
令人忤乎唐李參軍善相笏休咎皆驗又有龍
復本者無目凡象簡竹笏以手撿之必知官祿

年書宋初聶長史者相丘巒二笏異用而皆如其言也然則紀傳所載不足徵耶曰精卜筮術數者藉物以起數如管輅郭璞之流耳非專相笏也使笏易地易人則數又隨之變耳

董偃卧琉璃帳張易之爲母製七寶帳王諲作翠羽帳元載寵姬處金絲帳唐武宗玳瑁帳同昌公主設連珠帳又大秦國金織成五色帳有明月夜珠帳斯條王國作白珠交結帳侈靡極矣然琉璃玳瑁玉石之屬豈堪作帳當是鄣字

之誤取

孟光舉案齊眉解者紛然亦大可笑事古人席地而坐疾則憑几食及觀書則皆用案几卽今之卓子案似食格之類豈可便以几爲案乎漢王賜淮陰玉案之食玉女賜沈羲金案玉杯石季龍以玉案行文書古詩何以報之青玉案漢武帝爲雜寶案貴重若此必非巨物楊用脩以爲盤亦非也且漢時皇后五日一朝皇太后親奉案上食高祖過趙趙王敖自持案進食甚恭

則古人之舉案爲常事何獨孟光哉
古人以几杖爲優老之禮康王疾大漸憑玉几
孫翊謂任元褒史憑几對客爲非禮魏文帝賜
楊彪延年杖及憑几今之憑几對客者衆矣
漢文帝時魯少年拄金杖武帝有玉箱杖嘉平
中袁逢作三公賜玉杖晉佛圖澄金杖銀鉢劉
向別傳有麒麟角杖曹操賜楊彪銀角桃杖今
人但用竹杖耳漢昌邑王至榮陽買積竹刺杖
龔遂諫曰積竹刺杖少年驕蹇杖也今武陵有

方竹爲杖甚佳及蜀邛州杖巨節如雞骨然夫
杖扶老登山取其輕便爲貴金玉徒爲觀美未
未必當於用也

皮日休有天台杖色黯而力適謂之華頂杖有
龜頭山疊石硯高一寸其刃數百謂之太湖
硯有桐廬養和一具怪形拳跼坐若變去謂之
烏龍養和養和者隱囊之屬也按李泌以松膠
枝隱背謂之養和後得如龍形者獻帝四方爭
効之今吳中以枯木根作禪椅蓋本於此

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與金翠同價矣蓋色既鮮碧而質復瑩薄可以妝飾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復見矣世傳柴世宗時燒造所司請其色御批云雨過青天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然唐時已有秘色陸龜蒙詩九夫風露越密閉奪得千峰秘色來惜今人無見之耳余謂洛中人有掘得漢唐時墓者其中多有陶器色但淨白而形質甚粗蓋至宋而後其製始精也

柴窑之外有定汝官哥四種皆宋器也流傳至今者惟哥窑稍易得蓋其質厚頗耐藏耳定汝白如玉難於完璧而宋時宮中所用率銅鈐其口以是損價

今龍泉窑世不復重惟饒州景德鎮所造徧行天下每歲內府頒一式度紀年號於下然惟宣德款製最精距迄百五十年其價幾與宋器埒矣嘉靖次之成化又次之世宗末年所造金錄大醮壇用者又其次也

宣密不獨款式端正色澤細潤卽其字畫亦皆精絕余見御用一茶盞乃畫輕羅小扇撲流螢者其人物毫髮具備儼然一幅李思訓畫也外一皮函亦作盞樣盛之小銅屈成小鎖尤精蓋人間所藏宣密又不及也

蔡君謨云茶色白故宜於黑盞以建安所造者爲上此說余殊不解茶色自宜帶綠豈有純白者卽以白茶注之黑盞亦渾然一色耳何由辨其濃淡今景德鎮所造小壇盞做大醮壇爲之

者白而堅厚最宜注茶建安黑密間有藏者時作紅碧色但免俗爾未當於用也

今俗語密器謂之磁器者蓋河南磁州密最多故相沿名之如銀稱朱提墨稱隄麋之類也景德鎮所造常有密變云不依造式忽爲變成或現魚形或浮果影傳聞初開密時必用童男女各一人活取其血祭之故精氣所結疑爲怪耳近來禁不用人祭故無復密變一云恐禁中得知不時宣索人多碎之

茶注君謨欲以黃金爲之此爲進御言耳人間
文房中卽銀者亦覺俗且誨盜矣嶺南錫至佳
而製多不與吳中造者紫檀爲柄圓玉爲鈕置
几案間足稱大雅宜興時大彬所製瓦餅一時
傳尚價遂涌貴吾亦不知其解也

范蜀公與溫公遊嵩山以黑木合盛茶溫公見
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耶夫一木合盛茶何損
清介而至驚駭宋人腐爛乃爾

昔人云凡銅物入土千年而青入水千年而綠

在人間者紫褐而朱斑其色有蠟茶者有漆黑
者然古墓中鏡朱砂青綠皆有不必入水也古
人棺內多灌水銀遂有水銀古者然亦視其款
製何如耳未必古者盡佳也

古玉器物亦有紅如血者謂之血古又謂之屍
古蓋塚中爲血肉所蝕也又有黑漆古有渠古
有甌古然古人比德於玉但取其溫潤色澤及
當於用耳今乃必以古色爲佳此俗見之不可
解者也

玉惟黃紅一色難得其餘世間皆有之卽羊脂玉亦常見也

唐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欲賜如晦時如晦已死帝泣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送其家則黃銀非金明矣漢武帝紀收銀錫造白金則白金非銀亦明矣

龍珠在額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目蚌珠在腹又蜘蛛蜈蚣極大者皆有珠故多爲雷震者龍取其珠也凡珠龍爲上蚌次之

今海南所出者皆蚌珠也海中諸物蜃蛤蜊蠃之屬皆有珠但不恒有耳萬曆初吾郡連江人剖蛤得珠不識也亨之珠在釜中跳躍不定火光燭天鄰里驚而救之問知其故啓視已半枯矣徑一寸許此真夜光明月之質也而厄於俗子悲夫

魏惠王徑寸之珠前後照車各十一乘者十枚隋煬帝殿內房中不然膏火懸太珠一百二十以照之江南寵姬宮中每夜綴太珠十數照耀

如同白日張說賂九公主夜明簾古人不貴異物而珍寶充物若此今時隋珠趙璧毋論民間卽天府亦不可多得也蓋經一番兵火便消耗一番而金元之變中國之物輦入夷狄者又不知其數也漢梁孝王薨庫中黃金至四十萬斤今之禁中有是乎糜竺助先主黃金十萬斤今之富室有是乎

今世之所寶者有貓兒眼祖母綠顛不刺蜜臘金鴉鵲石蠟子等類然皆鑲嵌首飾之用惟琥

珀瑪瑙盛行於時皆滇中產也犀則多矣而通天卧魚辟水駭雞皆未之見也祖母綠云是金翅鳥所成出回回國有紅刺一顆重一兩以上卽值錢千緡然亦不可多得滇中又有緬鈴大如龍眼核得熱氣則自動不休緬甸男子嵌之於勢以佐房中之術惟殺緬夷時活取之者良其市之中國者皆偽也彼中名曰大極九官屬餽遺公然見之箋牒矣

昔人謂松脂墮地千年爲琥珀又云是楓木之

精液多年所化恐皆未必然中國松楓二木不
乏何處得有琥珀而夷中產琥珀者豈皆松嶺
楓林之下乎此自是天地所生一種珍寶即他
物所變化孰得而見之又如水晶云千年老冰
所化果爾則宜出於北方沍寒之地而南方無
冰却有冰精可知其說之無稽矣琥珀血珀爲
上金珀次之蠟珀最下人以拾芥辨其真僞非
也僞者傳之以藥其拾更捷
唐魏生於虔州砂磧中拾得片瓦後以示胡人

驚異頂禮謂爲寶母價至千萬云每月望日設
壇上致祭一夕百寶皆聚則天時西國獻青泥
珠后不知貴以施西明寺金剛額後胡人以十
萬貫求買之曰但投泥中泥悉成水可以覓衆
珍寶李林甫生日沙門極讚功德冀得厚禮及
畢乃以紅氍毹一物如朽釘者施之僧大失望
後有波斯以數十萬貫之曰此寶骨也睿宗施
安國寺寶珠云直億萬僧不知貴貧乏亦無酬
者月餘有西域胡人見而大喜以四千萬貫市

乏云此水珠也行軍時掘地埋之水自漏出咸陽嶽寺有周武帝綴冠珠爲一士人所取至陳留諸胡合五萬緡市之至東海重湯煎燎月餘有龍女二人投入瓶中合而成膏塗足步行水上而去不知所之吳越孫妃以物施龍興寺形如朽木筋寺僧不知寶此有胡人曰此日本龍蕊簪也以萬二千緡買之此數者信天下之奇寶也然不遇識者則與瓦礫不殊夫夜光之璧暗投不免按劍况耳目所未聞見者乎

唐時揚州常有波斯胡店太平廣記往往稱之想不妄也今時俗相傳回回人善別寶時游閩廣金陵間有應主簿者持祖母綠一顆富商以五百金購之不售也有回回求見之持玩少頃卽吞入腹中應欲訟之既無證佐又懼纏累一慟而已又有富家老妾沈氏所戴簪頭乃貓兒眼回回窺見遂賃屋與隣時以酒食奉之歲餘乃求市焉沈感其意只求一金回回得之甚喜因石稍枯市羊脂裹之暴烈日中坐守稍息

有饑鷹掠之而去大爲市人擲榆歸家怨恨而死此一事皆近代金陵人言與異苑所載胡人索市王曠并石事相類皆可笑也

清波雜志載成都市中有聚香鼎以數爐焚香環於外則烟皆聚其中又巴東寺僧得青磁碗投米其中一夕滿盆皆米投以金銀皆然謂之聚寶盃國朝沈萬二富甲天下人言其家有聚寶盆戲說耳不知此物世間未嘗無也
今天下交易所通行者錢與銀耳用錢便於貧

民然所聚之處人多以賭廢業京師水衡日鑄十餘萬錢所行不過北至盧龍南至德州方二千餘里耳而錢不加多何也山東銀錢雜用其錢皆用宋年號者每一可當新錢之二而新錢廢不用然宋錢無鑄者多從土中掘出之所得幾何終歲用之而錢亦不加少又何也南都雖鑄錢而不甚多其錢差薄於京師者而民間或有私鑄之盜閩廣絕不用錢而用銀低假市肆作姦尤可恨也

滇人以貝代錢每十貝當一錢貧民誠便然白金一兩當得貝一萬枚攜者不亦難乎且易破碎非如錢之可復鑄也宋元用鈔尤極不便兩涓鼠鬻即成烏有懷中橐底皆致磨滅人惟日作守鈔奴耳夫銀錢之所以便者水火不毀蟲鼠不侵流轉萬端復歸本質蓋百貨交易低昂淆亂必得一至無用者衡於其間而後流通不息此聖人操世之大術也

今人銀槩謂之朱提按漢書地理注朱提出銀

食貨志朱提銀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一千則朱提地名既不可名銀而朱提之銀又非凡銀比也漢銀八兩直錢一千可見當時銀賤而錢貴今時銀一兩即值千錢矣朱音殊提音匙

靺鞨本蠻夷國名其地產寶石中國謂之靺鞨其色殷紅大者如粟太平廣記載李章武所得狀如櫛葉紺碧而冷今中國賈肆中者皆如左礫耳

古者婦人皆着襪穿履與男子原無分別也唐李郢詩高歌一曲劉郎醉脫取明金壓繡鞋則當時始有繡者至纏足之制興而男女之履始迥別矣今之婦女亦罕有着襪者楊用脩以履人掌后之服履為周公病蓋未之深思也側注儒冠也鶡武冠也鷄鶡侍中冠也豸惠文法冠也遠遊博山太子冠也翼善平天通天高山天子冠也却敵衛士冠也貂蟬功臣冠也却非僕射冠也巧士黃門從官冠也進賢羣臣冠

也母追收夏冠也章甫嘒殷冠也委貌周冠也華山宋鈺冠也鹿皮張欣泰冠也桑葉原憲冠也竹皮高皇帝亭長冠也獺皮陳伯之冠也交讓公孫述冠也步搖江充及慕容跋冠也進德唐太宗賜貴臣冠也玉葉太平公主冠也方山舞人冠也九星靈芝夜光上元夫人冠也晨嬰西王母冠也芙蓉衛叔卿冠也骨蘇高麗冠也無頭宋康王冠也鷓冠鄭子臧冠也貂冠屈到冠也豹冠范獻子冠也北斗道冠也虎皮胡冠

也

今內監帽樣高麗王冠制也 國初高麗未服

太祖密遣人瞰其冠命諸內監皆冠之及其使至指示之曰此皆汝主等輩也皆已服役汝主尚不降耶使者歸言是之遂奉正朔

古婦人亦着帽漢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注帽也趙昭儀上飛燕金花紫綸帽又賀德基於白馬寺逢一婦人脫白綸巾以贈之諸葛武侯遺司馬懿巾幘婦人之服則古婦人亦有巾也

古人幘之上加巾冠想亦因髮不齊之故今之網巾是其遺意但幘以布絹爲之又加屋其上故亦可以代冠如董偃綠幘孫堅赤罽幘之類卽今俗名腦包者也網巾以馬鬃或線爲之功雖省而巾冠不可無矣北地苦寒亦有以絹布爲網巾者然無屋終不可見人

童子幘無屋者亦不成人也近時三五十年前總角者猶繫一網巾邊是其遺制既云童子幘無屋明丈夫幘皆有屋矣又云王莽以頂禿加

五經通義 卷十二
屋何耶董偃武帝時人以綠幘見天子必非無
屋者幘本賤者之服綠幘又其賤者近代樂工
着綠頭巾亦此意也

紂衣寶玉自焚漢上官太后服珠襦霍光耿秉
薨皆賜玉衣太始元年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
玉為衣近代豪富之家有衣珍珠半臂者而玉
衣未有聞矣

三代之為信者符節而已未有璽也周禮九節
璽居一焉璽亦所以為節鄭康成謂止用之貨

賄蓋亦用以鈐封恐人之偽易也秦得和氏之
璧令李斯篆之為傳國璽故天子始稱璽書諸
侯而下稱印而已然攷印數所載漢時印大小
不同文亦殊絕蓋或制於官或私刻之固自不
同而公卿列侯卒於位者皆以印綬葬致仕
策免者始上印綬則一人一印非若今之為官
物也古者百官之印皆組穿之而佩於腰或令
吏人繫之於臂至宋而後印大而重繫之不便
楊虞卿為吏部始置匱以鎖之而綬繫於鑰今

五系糸 卷一
之有印則有綬是也。至今日則綬亦不以繫論而虛佩之矣。國家之制天子玉璽侯王太將軍皆金印一高以銀二高之下以銅其非掌印而給者謂之關防印方而關防長以此爲別耳其實出欽給者亦繫得謂之印也。

唐時文武官三品以上金玉帶四品五品並金帶六品七品並銀帶八品九品並礪石帶庶人銅鐵帶五品以上皆賜魚袋飾以銀二品以上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其衣紫爲上緋次之綠

爲下綬則紫爲上艾墨次之黃爲下至於天子之服色尚黃則自漢以來然矣。

唐時百官隨身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則似今京官之牙牌耳宋賜金帶者例不佩魚惟兩府賜佩謂之重金今之牙牌自宰輔至小官任京師者俱有之蓋以鬚若印綬然其官職皆鐫牌上拜官則於尚寶司領出出京及遷轉則繳還蓋祖制也。

國朝服色以補爲別皆用鳥獸蓋取古人以鳥

紀官之意文官惟法官服豸其餘皆為武官皆
 獸至於帶則以犀居金之上皆有不可曉者
 國朝服色之最監者內臣與武臣也內官衣
 腰玉者禁中殆萬人而武臣萬戶以上即腰金
 計亦不下萬人至於邊帥緹騎冒功邀賞腰玉
 者又不知其幾也

說文曰帶紳也男子繫帶婦人絲帶古人之帶
 多用韋布之屬取其下垂詩云容兮遂兮垂帶
 悸兮匪伊垂之帶則有餘似今衣之有太帶耳

至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黃金橫帶騁於臨淄
 之間則金帶之制興矣

古人仕者有帶有綬又有囊囊綬皆綴於帶者
 八座尚書荷紫以生紫為袷囊綬之服外加於
 左肩傳云周王負成王制此服唐時亦以為朝
 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未詳也至宋
 有金魚袋 國朝俱無之

晉書輿服志云漢世着鞶囊者側在腰間謂之
 傍囊或謂之綬囊然則以囊盛綬耳

三代聖人治定功成然後制禮作樂以爲翊贊
太平之具故其精蘊足以節宣陰陽感動天地
非聖人不能作也而後世之治其最失聖人意
者無如禮樂一端蓋自漢之初叔孫之所謂禮
者已不過絲葛拜跪之儀而賈生之所陳文帝
之所謙讓未遑者亦不過易正朔改車服定律
呂而已此果三代之所謂禮樂乎噫何易言之
也然以此數者爲足以盡禮樂則亦何必聖人
而後制作以此數者爲不足以盡禮樂則又未

見聖人於數者之外而別有所經營籌度也抑
其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樂者皆在治定功成
之先而特借此以爲潤色之具耶不然則其不
可傳者與其人皆已朽而所傳於後世者皆其
芻狗糟粕而不足憑耶自漢以下一代各有一
代之禮樂非無之也而禮止於度數已耳樂止
於節奏已耳與三代聖人之所言者固判乎其
不相蒙也而樂之失視禮尤甚何者禮之節度
尚可繹思而樂之旨趣茫無着落也

古先聖人一代之樂必敘一代之治想其音律
節奏詞語次序皆敘開創守成之事如所謂一
成而北出再成而伐商者蓋紀其實也孔子謂
招盡美又盡善武盡美未盡善夫以周公之才
之美非不能以唐虞指遜之音文其放伐哉而
終不以彼易此者非是不足以昭成功揚丕烈
祖宗弗享也然舜之樂流傳至春秋音響節奏
俱在以齊國之霸習急功利喜夸詐追其末也
田氏專政主德日衰縱日奏虞庭之樂能令四

方風動鳳儀獸舞耶故吾以為樂者節治之具
而非致治之本也但不知孔子之所讚歎忘肉
季札之所謂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者
將謂其聲音耶抑因聲而想其政治耶抑聲中
之詞義深美如所謂二頌者耶若止於聲音則
列國皆可放效工瞽皆可傳習何孔子不以之
語太師而必至齊始聞之耶抑列國各有樂不
相授受而舜之樂竟為胡公家傳之譜耶學者
徒據紙上之談而不能深惟其故亦何益之有

也
古樂不復作矣。卽知樂者，世能有幾。季札觀樂，而知列國興衰。師曠吹律，而知南風不競。卽隋唐之間，亦有知宮聲往而不返者。東幸不終之兆者，彼太常樂官，但知較度數者，分抄辨累黍量尺寸而已。縱使事事合古，分毫不差，然於樂之理，毫無干涉也。蓋自宋以來，胡瑗范景仁之徒，已不勝其聚訟。而況至於今日，上之人既不以為急務，而學士大夫亦無復有深心而精究

之者。郊廟燕享之間，笙磬祝圉，徒存虛器。考擊拊搏，僅為故事。而其它之行於世者，不過箴篋之胡聲，與淫哇之詞曲耳。以此為樂，吾所不敢知也。

識罇于阮咸者，知樂器而未知樂音。識斷絃卧吹者，知樂音而未知樂理。李嗣真知諸王之踪踐，王仁裕上禁中之鬪爭，王令言知官車之不返，劉義叟上聖躬之眩惑，庶幾季札師曠之亞矣。而理不可得而聞也。至於玄鶴一八延頸哀

鳴二龍翔舟水木震動稱賞之詞恐過其實
今人間所用之樂則箴篥也笙也簫也箏也鐘
鼓也箴篥多南曲而笙簫多北曲也其它琴瑟
笙篥之屬徒自賞心不諧眾耳矣又有所謂三
弦者常合簫而鼓之然多淫哇之詞倡優之所
習耳有梅花角聲甚凄清然軍中之樂世不恒
用余在濟南葛尚寶家見一胡雛能捲樹葉作
茄吹之其音節不可曉然亦悲酸清切余謂主
人昔中國吹之能令胡騎北走今胡兒吹之反

令我輩墮淚乎一笑而已

今鼓琴者有闡操浙操二音蓋亦南北曲之別
也浙操近雅故士君子尚之亦猶曲之有浙腔
耳莆人多善鼓琴而多操閩音至於漳泉遂有
鄉音詞曲侏儻之甚即吾郡人不能了了也
夫子謂鄭聲淫淫者靡也巧也樂而過度也艷
而無實也蓋鄭衛之風俗侈靡纖巧故其聲音
亦然無復大雅之致也後人以淫為淫慾故槩
以一國之詩皆為男女會合之作失之遠矣夫

閭閻里巷之詩未必盡入樂章而國君郊祀朝會之樂自胙土之初卽已有之又安得執後代之風謠而傳會爲開國之樂聲乎聖人以其淫哇不可用之於朝廷宗廟故欲放之要其亡國之本原不在此也招之在齊不能救齊之亡則鄭聲施之聖明之世豈能便危亡哉宋廣平之好羯鼓寇萊公之舞柘枝不害其爲剛正也况懸之於庭乎但終傷綺靡如淫詞艷曲未免損於聖人之世耳

中散之琴李暮之笛鄒衍之管梓慶之鑪皆冥通鬼神功參造化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也中郎之識柯亭嗣真之辨鐘鐸宋沈之知編鐘李琬之聽羯鼓賞鑿入神匠心獨詣求之於今豈復有其人乎太常之所師受不過樂章之糟粕里巷之所傳習率皆拍板之章程守而勿失便爲知音矣豈復有能新翻一曲別造一調而吐之律呂令人傳誦者哉故吾謂今之最不古若者此一途也

京師有瞽者善彈琵琶能作百般聲音嘗宴冠裳匿屏幃後作之初作老嫗喚伎者聲繼作伎者稱疾不出往復數四許詎勃谿遂至擲器破鉢大小紛紜或言或哭或勸或助坐客驚駭欲散徐撤屏風則一瞽者抱一琵琶而已它無一物也又有以一人而歌曲擊鼓鈸拍板鐘鐃合五六器者不但手能擊足亦能擊此亦絕世之伎惜乎但為玩弄之具非知音者也

四矣以詩入音樂必不能悅里耳以曲比管絃必不可薦郊廟且其疾徐高下之節任意為之未必一一中古人之法度也况於宮商之變黃鍾太簇之節哉唐摩詰陽關詩尚堪疊以成聲劉夢得巴渝諸曲皆絃而吹之者也至宋重歌詞其去音律漸覺差遠蓋泛聲多而音響難調不容毫釐差謬豈知三百篇之詩何曾平仄一腔合耶至曲興而詞廢去古愈遠矣魏文侯聽古樂而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當時

尚爾何況今日哉

唐明皇好羯鼓一時臣庶從風而靡以宋廣平之正直亦有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之喻它可知已不知羯鼓有何趣而嗜好之至目為八音領袖殊可笑也此樂本羯胡之音獨太簇一韻高昌龜茲諸夷皆習用之其聲焦殺特異衆樂而好之不已卒召胡兒之禍悲夫

漢嫁烏孫公主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心後石季倫明妃詞云其送明君亦必爾已自臆度

可笑而圖經卽謂昭君在路愁怨遂於馬上彈琵琶以寄恨相沿而誤愈甚矣今人不知琵琶爲烏孫事而槩用之昭君又不知琵琶爲送行之樂而槩以爲昭君自彈蓋自唐以來誤用至今而不覺也

五雜俎卷之十一 終

